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興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梵志品婆羅婆堂經第三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東園
鹿子母堂尒時有二人婆私吒及婆
羅婆梵志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諸梵志見已極訶
責數甚急至苦而語之曰梵志種勝
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
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
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等捨勝從
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為黑所縛
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大惡極犯
大過尒時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
堂上来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
比丘說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遥
見世尊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堂上来
下於堂影中露地經行為諸比丘說
甚深微妙法尊者婆私吒見已語曰
賢者婆羅婆當知世尊則於晡時從
燕坐起堂上来下於堂影中露地經
行為諸比丘說甚深微妙法賢者婆

羅婆可共詣佛或能因此從佛聞法
於是婆私吒及婆羅婆即詣佛所稽
首作礼從後經行世尊迴顧告彼二
人婆私吒汝等二梵志捨梵志族剃
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
道諸梵志見已不大責數耶彼即答
曰唯然世尊諸梵志見已極訶責數
甚急至苦世尊問曰婆私吒諸梵志
見已云何極訶責數甚急至苦耶答
曰世尊諸梵志見我等已而作是說
梵志種勝餘者不如梵志種白餘者
皆黑梵志得清淨非梵志不得清淨
梵志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汝
等捨勝從不如捨白從黑彼禿沙門
為黑所縛斷種無子是故汝等所作
大惡極犯大過世尊諸梵志見我等
已如是極訶責數甚急至苦世尊告
曰婆私吒彼諸梵志所說至惡極自
無賴所以者何謂彼愚癡不善曉解
不識良田不能自知作如是說我等
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
所以者何婆私吒我此無上明行作
證不說生勝不說種姓不說憍慢彼

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經
書婆私吒若有婚姻者彼應說生應
說種姓應說憍慠彼可我意不可我
意因坐因水所學經書婆私吒若有
計生計姓計慠者彼極遠離於我无
上明行作證婆私吒說生說姓說慠
彼可我意不可我意因坐因水所學
經書者於我無上明行作證別復次
婆私吒謂有三種令非一切人人共
諍雜善不善法彼則為聖所稱不稱
云何為三剎利種梵志種居士種婆
私吒於意云何剎利煞生不與取行
邪婬妄言乃至邪見居士亦然非梵
志耶荅曰世尊剎利亦可煞生不與
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邪見梵志居士
亦復如是世尊問曰婆私吒於意云
何梵志離煞斷煞不與取行邪婬妄
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剎利居士為
不然耶荅曰世尊梵志亦可離煞斷
煞不與取行邪婬妄言乃至離邪見
得正見剎利居士亦復如是世尊問
曰婆私吒於意云何若有無量惡不
善法是剎利居士所行非梵志耶若

有無量善法是梵志所行非刹利居士耶荅曰世尊若有無量惡不善法彼刹利居士亦可行梵志亦復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刹利居士亦復如是婆私吒若有无量惡不善法一向刹利居士行非梵志者若有無量善法一向梵志行非刹利居士者彼諸梵志可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見梵志女始婚姻時婚姻已後見懷姙身時懷姙身已後見産生時或童男或童女婆私吒如是諸梵志亦如世法隨產道生然彼妄言誣謗梵天而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若族姓子若干種姓若干種名捨若干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從我學道應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彼口生梵梵所化所以者何婆私吒彼族姓子入我正法律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斷疑度惑無有猶豫於世尊法得無所畏是故彼應作是說我等梵志是梵天子從

彼口生梵梵所化婆私吒彼梵天者
是說如来無所著等正覺梵是如来
冷是如来无煩無熱不離如者是如
来也婆私吒於意云何諸釋下意愛
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
王耶彼則答曰如是世尊世尊問曰婆
私吒於意云何若諸釋下意愛敬至
重供養奉事於波斯匿拘娑羅王如
是波斯匿拘娑羅王則於我身下意
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我耶答世尊曰
諸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波
斯匿拘娑羅王者此無奇特若波斯
匿拘娑羅王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
事於世尊者此甚奇特世尊告曰婆
私吒波斯匿拘娑羅王不如是意而
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於
我沙門瞿曇種族極高我種族下沙
門瞿曇財寶甚多我財寶少沙門瞿
曇形色至妙我色不妙沙門瞿曇有
大威神我威神小沙門瞿曇有善智
慧我有惡智婆私吒但波斯匿拘娑
羅王愛敬於法至重供養為奉事故
而於我身下意愛敬至重供養奉事

於我尒時世尊告比丘曰婆私吒有
時此世皆悉敗壞此世壞時若有衆
生生晃昱天彼於其中妙色意生一
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光
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婆私吒有時
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上以風吹
攪結摶為精合聚和合猶如熟酪以
抨抨乳結摶為精合聚和合如是婆
私吒有時此大地滿其中水彼大水
上以風吹攪結摶為精合聚和合從
是生地味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
生酥及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
婆私吒有時此世還復成時若有衆
生生晃昱天壽盡業盡福盡命終生
此為人生此間已妙色意生一切支
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光明昇
於虛空淨色久住婆私吒尒時世中
無有日月亦无星宿無有晝夜无月
半月無時无歲婆私吒當尒之時無
父无母無男无女又無大家復无奴
婢唯等衆生於是有一衆生貪餮不
廉便作是念云何地味我寧可以指
抄此地味嘗彼時衆生便以指抄此

地味嘗如是衆生既知地味復欲得
食彼時衆生復作是念何故以指食
此地味用自疲勞我今寧可以手掬
此地味食之彼時衆生便以手掬此
地味食於彼衆生中復有衆生見彼
衆生各以手掬此地味食便作是念
此實為善此實為快我等寧可亦以
手掬此地味食時彼衆生即以手掬
此地味食若彼衆生以手掬此地味
食已如是如是身生轉厚轉重轉堅
若彼本時有清淨色於是便滅自然
生闇婆私吒世間之法自然有是若
生闇者必生日月生日月已便生星
宿生星宿已便成晝夜成晝夜已便
有月半月有時有歲彼食地味住世
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地味多者
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便有妙色從
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衆生
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
便滅地味滅已彼衆生等便共聚集
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味奈何
地味猶如今人含消美物不說本字

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亦復如
是婆私吒地味滅後彼衆生生地肥
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
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彼食此地
肥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地
肥多者便生惡色食地肥少者便有
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
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
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
故地肥便滅地肥滅已彼衆生等便
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地
肥奈何地肥猶如今人為他所責不
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義
亦復如是婆私吒地肥滅後彼衆生
生婆羅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加曇
華色云何為味如淳蜜丸味彼食此
婆羅住世久遠婆私吒若有衆生食
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
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
如故衆生衆生共相輕慢言我色勝
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
法故婆羅便滅婆羅滅已彼衆生等
便共聚集極悲啼泣而作是語奈何

婆羅奈何婆羅猶如今人昔法所觸
不說本字雖受持而不知義此說觀
義亦復如是婆私吒婆羅滅後彼衆
生生自然粳米白淨無皮亦无有麩
稾長四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
鹽味無有生氣衆生食此自然粳米
如彼衆生食此自然粳米已彼衆生
等便生若干形或有衆生而生男形
或有衆生而生女形若彼衆生生男
女形者彼相見已便作是語惡衆生
生惡衆生生婆私吒惡衆生生者謂
說婦人也若彼衆生生於男形及女
形者彼衆生等則更相伺更相伺已
眼更相視更相視已則更相染更相
染已便有煩熱有煩熱已便相愛著
相愛著已便行於欲若見行欲時便
以木石或以杖塊而打擲之便作是
語咄弊惡衆生作非法事云何衆生
共作是耶猶如今人迎新婦時則以
襍華散或以華鬘垂作如是言新婦安
隱新婦安隱本所可憎今所可愛婆
私吒若有衆生惡不淨法憎惡著耻
懷慙愧者彼便離衆一日二日至六七

日半月一月乃至一歲婆私吒若有
衆生欲得行此不淨行者彼便作家
而作是說此中作惡此中作惡婆私
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起家法舊第
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中
有一事懶惰衆生便作是念我今何為
日日常取自然粳米我寧可并取一
日食直取彼便并取一日食米於是
有一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来共
行取米耶彼則荅曰我已并取汝自
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實為
善此實為快我亦寧可并取明日所
食米耶彼便并取明日米来復有一
衆生語彼衆生曰衆生汝来共行取
米耶彼則荅曰我已并取明日米来
汝自取去彼衆生聞已便作是念此
實為善此實為快我今寧可并取七
日食米来耶時彼衆生即便并取七
日米来如彼衆生自然粳米極取積
聚彼宿粳米便生皮麲刈至七日亦
生皮麲隨所刈處即不復生於是彼
衆生便共聚集極悲啼泣作如是語
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我曹等儲畜

宿米所以者何我等本有妙色意生
一切支節諸根具足以喜為食自身
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我等生地
味有色香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
熟酥色云何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
地味住世久遠我等若食地味多者
便生惡色食地味少者彼有妙色從
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
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
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味
便滅地味滅後我等生地肥有色香
味云何為色猶如生酥及熟酥色云
何為味如蜜丸味我等食地肥住世
久遠我等若食地肥多者便生惡色
食地肥少者便有妙色從是知色有
勝有如因色勝如故我等各各共相
輕慢言我色勝汝色不如因色勝如
而生輕慢及惡法故地肥便滅地肥
滅後我等生婆羅有色香味云何為
色猶如曇華色云何為味如淖蜜丸
味我等食婆羅住世久遠我等若食
婆羅多者便生惡色食婆羅少者便
有妙色從是知色有勝有如因色勝

如故我等各各共相輕慢言我色勝
汝色不如因色勝如而生輕慢及惡
法故婆羅便滅婆羅滅後我等生自
然粳米白淨無皮亦無有麩槀長四
寸朝刈暮生暮刈朝生熟有鹽味无
有生氣我等食彼自然粳米如我等
自然粳米掘取積聚彼宿粳米便生
皮麩刈至七日亦生皮麩隨所刈處
即不復生我等寧可造作田種立摽
牓耶於是衆生等造作田種竪立摽
牓於中有一衆生自有稻穀而入他
田竊取他稻其主見已便作是語咄
咄弊惡衆生云何作是汝自有稻而
入他田竊取他稻汝今可去後莫復
作然彼衆生復至再三竊取他稻其
主亦至再三見已便以拳扠牽詣衆
所語彼衆曰此一衆生自有稻穀而
入我田竊取我稻然彼一衆生亦語
衆曰此一衆生以拳扠我牽來詣衆
於是彼諸衆生共聚集會極悲啼泣
而作是語我等生惡不善之法謂守
田也所以者何因守田故便共諍訟
有失有盡有相道說有拳相扠我等

寧可於其衆中舉一端正形色極妙
㝡第一者立為田主若可訶者當令
彼訶若可擯者當令彼擯若我曹等
所得稻穀當以如法輸送與彼於是
彼衆生中若有端正形色極妙㝡第
一者衆便共舉立為田主若可訶者
彼便訶嘖若可擯者彼便擯棄若有
稻者便以如法輸送與彼是田主是
田主謂之剎利也令如法樂衆生守
護行戒是王是王謂之王也婆私吒
是謂初因初緣世中剎利種舊第一
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於是彼
異衆生以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
箭刺便棄捨守依於无事作草葉屋
而學禪也彼從無事朝朝平旦入村
邑王城而行乞食彼多衆生見便施
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以
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箭刺便棄
捨守依於无事作草葉屋而學禪也
此諸尊捨害惡不善法是梵志是梵
志謂之梵志也彼衆生學禪不得禪
學昔行不得昔行學遠離不得遠離
學一心不得一心學精進不得精進

便捨無事還村邑王城作四柱屋造

立經書彼多衆生見如是已便不復
施與恭敬尊重而作是語此異衆生
本以守為病以守為癰以守為箭刺
便棄捨守依於無事作草葉屋而學
於禪不能得禪學苦行不得苦行學
遠離不得遠離學一心不得一心學
精進不得精進便捨無事還村邑王
城作四柱屋造立經書此諸尊等更
學博聞不復學禪是博聞是博聞謂
之博聞婆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
有梵志種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
如法人尊於是彼異衆生各各諂諸
方而作田業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
是各各諸方而作田業謂之鞞舍婆
私吒是謂初因初緣世中有鞞舍種
舊第一智如法非不如法如法人尊
婆私吒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有
第四沙門種也云何世中有此三種
姓已便知有第四沙門種耶於剎利
族族姓之子能自訶責惡不善法自
厭憎惡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裟
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而作是念我

當作沙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
梵行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
之子亦自訶嘖惡不善法自猒憎惡
惡不善法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
捨家無家學道亦作是念我當作沙
門行於梵行便作沙門行於梵行婆
私吒如是世中起此三種姓已便知
有第四沙門種也婆私吒我今廣說
此三種姓云何廣有此三種耶剎利
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不善法口意行
不善法彼身壞命終一向受苦如是
梵志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身行
不善法口意行不善法彼身壞命終
一向受苦婆私吒剎利種族族姓之
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彼身壞命
終一向受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
族族姓之子身行善法口意行善法
彼身壞命終一向受樂婆私吒剎利
種族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
口意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
受於苦樂如是梵志種族鞞舍種族
族姓之子身行二行及與護行口意
行二行及與護行彼身壞命終受於

苦樂婆私吒剎利種族族姓之子修
七覺法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
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
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如是梵志
種族鞞舍種族族姓之子修七覺法
善思善觀彼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
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
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更受有知如真婆私吒如是此三
種廣分別也梵天帝主說此偈曰

剎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為天人稱

婆私吒梵天帝主善說此偈非不善
也善歌諷誦非不善也善詠語言非
不善也謂如是說

剎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為天人稱

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

剎利二足尊　謂有種族姓　求學明及行
彼為天人稱

佛說如是尊者婆私吒婆羅婆等及
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第三十九卷 第十張 興 集

婆羅婆堂經第三竟 五千六十八字

中阿含梵志品須達哆經第四 第三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
給孤獨園尒時須達哆居士往詣佛
所稽首作礼却坐一面世尊問曰居
士家頗行施耶須達哆居士荅曰唯
然世尊家行布施但為至麤不能好
也糠飯麻羹薑菜一片世尊告曰居
士若施麤食及施妙食俱得報耳居
士若行麤施不信施不故施不自手
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由信施不
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不
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欲得好衣
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好五欲功
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行施也居
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行麤施信
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惟施由信
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受報心
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好衣被欲
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德所以者
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士當知受
報如是居士若行妙施不信施不故
施不自手施不自往施不思惟施不

由信施不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是
受報心不欲得好家不欲得好乘不
欲得好衣被不欲得好飲食不欲得
好五欲功德所以者何以不至心故
行施也居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若
行妙施信施故施自手施自往施思
惟施由信施觀業果報施者當觀如
是受報心欲得好家欲得好乘欲得
好衣被欲得好飲食欲得好五欲功
德所以者何以其至心故行施也居
士當知受報如是居士昔過去時有
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極大富樂資
財無量封戶食邑多諸珍寶畜牧產
業不可稱計彼行布施其像如是八
万四千金鉢盛滿碎銀行如是大施
八万四千銀鉢盛滿碎金行如是大
施八万四千金鉢盛滿碎金行如是
大施八万四千銀鉢盛滿碎銀行如
是大施八万四千象莊挍嚴餝白絡
覆上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馬莊嚴
挍餝白絡金合霏䩭行如是大施八
万四千牛衣繩衣覆犢之皆得一斛
乳汁行如是大施八万四千女姿容

端正觀者歡悅衆寶瓔珞嚴餝具足
行如是大施況復其餘食噉含消居
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若復有
施滿閻浮場凡夫食者此於彼施為
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
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若復有
施一須陁洹食者此於彼施最為勝
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
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
食若復有施一斯陁含食者此於彼
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
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
施百須陁洹百斯陁含食若復有施
一阿那含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
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
斯陁含百阿那含食若復有施一阿
羅訶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
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
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斯陁
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食若復有施
一辟支佛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

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
斯陁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
佛食若復有施一如来無所著等正
覺食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
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
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斯陁含
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若
有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者此於彼
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
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
百須陁洹百斯陁含百阿那含百阿
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
丘衆若有歡喜心歸命三尊佛法比
丘衆及受戒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
居士若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
滿閻浮場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
斯陁含百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
佛食作房舍施四方比丘衆歡喜心
歸命三尊佛法比丘衆及受戒若有
為彼一切衆生行於慈心乃至搆牛
頃者此於彼施為最勝也居士若梵
志隨藍行如是大施及施滿閻浮場
凡夫人食施百須陁洹百斯陁含百

阿那含百阿羅訶百辟支佛食作房
舍施四方比丘衆歡喜心歸命三尊
佛法比丘衆及受戒為一切衆生行
於慈心乃至搆牛頃若有能觀一切
諸法無常苦空及非神者此於彼施
為最勝也於居士意云何昔時梵志
大長者名隨藍者謂異人耶莫作斯
念所以者何當知即是我也我昔為
梵志大長者名曰隨藍居士我於尒
時為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
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
隱快樂尒時說法不至究竟不究竟
白淨不究竟梵行不究竟梵行訖尒
時不離生老病死啼哭憂慼亦未能
得脫一切苦居士我今出世如來無
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衆祐我
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
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
快樂我今說法得至究竟究竟白淨
究竟梵行究竟梵行訖我今已離生
老病死啼哭憂慼我今已得脫一切
苦佛說如是須達哆居士及諸比丘

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須達哆經第四竟 一千五百八十九字

中阿含梵志品梵波羅延經第五 第四分別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拘娑羅國衆多梵志中後彷徉往詣佛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瞿曇欲有所問聽我問耶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時諸梵志問曰瞿曇頗今有梵志學故梵志法為越故梵志法耶世尊答曰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志久已越故梵志法時諸梵志問曰瞿曇云何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諸梵志等越故梵志法来為幾時耶彼時世尊以偈答曰

所謂昔時有 自調御熱行 捨五欲功德
行清淨梵行 梵行及戒行 率至柔軟性
慈亮無害心 忍辱護其意 昔時有此法
梵志不護此
梵志不守護 所有錢財穀 誦習錢財穀
梵志守此藏 衣色若干種 屋舍及床褥
豐城及諸國 梵志學如是 此梵志莫害
率守護諸法 往到於他門 無有拘制彼
發家乞求法 隨其食時到 梵志住在家

見者欲為施 滿四十八年 行清淨梵行
求索明行成 昔時梵志行 彼不偷財物
亦無有恐怖 愛愛攝相應 當以共和合
不為煩惱故 怨婬相應法 諸有梵志者
無能行如是 若有第一行 梵志極堅求
彼諸婬欲法 不行乃至夢 彼因此梵行
自稱梵我梵
知彼有此行 慧者當知彼 床薄衣極單
食酥乳命存 乞求皆如法 立齋行布施
齋時無畏乞 自於已乞求 立齋行施時
彼不有煞牛
如父母兄弟 及餘有親親 人牛亦如是
彼因是生樂 飲食體有力 乘者安隱樂
知有此義理 莫樂煞於牛 柔軟身極大
精色名稱譽 慇懃自求利 昔時梵志行
梵志為自利 專事及非事 彼當来此世
必度脫此世 彼月過於月 見意趣向彼
遊戲於夜中 嚴飾諸婦人 吉牛圍繞前
婦安極端正 人間微妙欲 梵志之常願
具足車乘具 善作縫治好 家居及婚姻
梵志之常願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来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有餘錢財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象齋及馬齋　馬齋不障門　聚集作齋施
財物施梵志　彼從此得利　愛樂惜財物
彼以起為欲　數數增長愛　猶如廣池水
及無量財物　如是人有牛　於生生活具
彼造作此縛　我等從彼来　大王齋行施
莫失其財利　饒財物米穀　若沒多有牛
大王相應此　梵志及車乘　無量百千牛
因為齋故煞　頭角無所嬈　牛猪昔時等
往至捉牛角　持利刀煞牛　嘍牛及於父
羅剎名曰香　彼嘍呼非法　以刀刺牛時
此法行於齋　越過最在前　無有事而煞
遠離衰退法　昔時有三病　欲不用食者
以憎嫉於牛　起病九十八　如是此增諍
故為智所惡　若人見如是　誰不有憎者
如是此世行　無智最下賤　各各為欲憎
若婦誹謗夫　剎利梵志女　及守護於姓
若犯於生法　自在由於欲
如是梵志今無梵志學故梵志法梵
志越故梵志法来尒許時也於是拘
娑羅國衆多梵志白曰世尊我已知
善逝我已解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
及比丘衆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
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佛說

中阿含經第三十九卷　第二十五張　興

如是彼拘娑羅國衆多梵志及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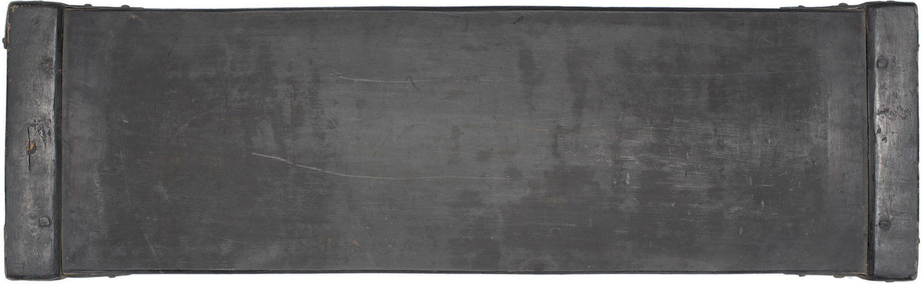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波羅延經第五竟　九百三十九字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九　十千六百九字

第四分別誦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行只